

文學指南

號外增刊之一

說苑道言錄

天虛我生著

說苑導游錄（第一種）

天虛我生潤文

●歐戰中之福爾摩斯

小常 蝶 合譯

上卷

原文見一千九百十七年九月施恩雜誌英國南道爾著

佈景如水彩畫片讀之如身歷其境

着一閒筆人物便如活動寫真

一千九百十四年之八月二日。其時戰雲方起。醞釀作勢。似驟雨之將下。遠聞鐘聲作九下。鳴日輪早匿。山背而天際餘霞猶赤。如尸血似人之受新創。空氣煥熱。凡人皆皇皇然。知有大禍之將臨。而東角明星已先月而升。下與海面桅燈相映。光芒燦燦如雪。近海石欄之畔。乃有二人並肩而立。其地適當山腰。俯視海灘。一望在目。後爲長房一帶。幽靜無倫。居之者爲德人卜克。蓋四年於茲矣。其一人則卜之客也。時二人方密談。雪茄烟正熾。遠望乃如魔鬼之目。睒睒作光。卜克者。蒙運動之名。而居倫敦。其實則爲日耳

迴應上支點明吸菸之人

迴應上文點景并一寫其人形狀若只寫問答不夾此等閒筆便覺直率無味

曼第一間諜。深得德皇之信任。倚若左右手。然知之者甚鮮。即在其國。亦不過五、六人。故英倫之人。都不識。但知其爲運動家耳。此並立之人。非他。卽德使館之秘書梅琳男爵也。與卜克交最密。時銜雪茄於口。餘燼復熾。微哂言曰。茲事進行頗速。秩序亦復井然。果能一往無前。則一禮拜中。必見朕兆。汝亦宜返柏林矣。建此不世之功。必邀殊寵。滋可賀也。特惜倫敦之人。不復見君。未免少一良友耳。言次復微笑。星光燭其面。冷然乃如鐵望而知爲老於宦途之人也。卜克亦笑曰。汝言殊當。吾亦覺英人之易與也。梅琳曰。汝言殊未盡然。猶憶前歲宴會。有人出語。侵吾德國。吾報之大使。不知何故。竟爲若儕所知。於是大受排擠。屏我於交際之場。且兩年矣。今汝以運動家之幌。句卜克曰。非也。幌者虛名。而吾好動。出

以滑稽語逼近本事
引起下文便不顯突

作者此語正以警醒
本國是其作此一書
之本旨也

於天性。不憶夏令配克一會。吾尙得上獎乎。梅琳曰。然。此誠汝之妙用。若儕以此方以汝爲日耳曼。無聊之人。而豈知汝三楹小屋之中。正爲國際秘密之陳列所也。狡哉。卜克。汝誠爲吾德之第一人矣。卜克笑曰。君過獎矣。然我陳列所中之商品。汝猶未得盡見耳。君亦欲一見否。乃引梅琳入室。閉其門。且曰。此間存儲已無幾其輕便者。已於昨日。令吾妻運之返國。若此間諸物。則須托庇於使館矣。梅琳曰。此事無礙。吾人部署已妥。卽君名。亦已填入使館隨員之中。旦晚事起。立可携輜重出境。又何必汲汲爲。惟我思之。此次戰禍。亦未必便起於英。當其衝者。或爲比利時耳。卜克曰。此語或然。但比利時敗。英國豈能無動。梅琳曰。然。吾決其目前。必無徵兆。軍火戰防。一無預備。而愛爾蘭內訌。方興。又何能捨此而顧。

彼故吾以爲汝語未盡然也。言次而笑。似全題已在握中。卜克無語。徐徐行至屋隅。啓其垂幕。則有鐵箱巍然。卜克於鑲鍊之上。出其鑰匙。良久始啓其門。面上乃現得色。揮手言曰。梅琳視之。梅琳乃張其政治家之目光。逼視鐵箱。其中層層密密如蜂房。各以白紙標其名稱。若爲陸軍信號。若爲露昔司戰艦。若爲飛機無線電報。以及其他種種。不可枚舉。梅琳撫掌曰。富哉誠萬有之秘笈矣。卜克曰。男爵。四年心血盡在是矣。然其全軸之樞紐。須俟今夜始可得之。吾已空其一廬。預備存此。言時以指點其廬。則標曰海軍密碼。梅琳曰。甚哉。卜克之用心。竟如是耶。卜克曰。此何足言。惟吾此事雖不稱失敗。顧亦甚險。蓋其海軍密碼。昨日忽盡行更改。此着直使我四年所得盡成廢紙。其手段亦不弱也。今但謝我支票之

於此可見作者本意
蓋欲政府改鑲鍊
密碼以免洩漏故作
此書以警之

此等暗號實爲開議之機。技中國人亦習仿而爲之。有檢宜之責者。可不慎哉。

賣國奴聽人之利用。汝又何苦來。

簿及我良友亞德孟。庶今夜或有挽回。然亦險矣。梅琳曰。但我不能久留於此。以近來之事。一日萬變。殊不能有一刻之離。唯亞德孟將於何時來者。吾甚願爲君將好消息歸也。卜克卽於懷中出一電文示之曰。今夜准携發火簽同來。梅琳詫曰。此何指。卜克曰。卽指是物耳。彼冒爲汽車技師。故卽以汽車零件爲符號。譬如發光器爲戰艦抽油機爲巡洋艦發火簽則海軍密碼也。梅琳領之更視電報曰。發自苞芝馬。然此人之酬勞如何。卜克曰。卽此一事。酬以五百鎊。平日尙有薪資。梅琳歎曰。貪哉。此賣國奴若輩。正如獵狗能戕。同類用固有用。然我心實惡之。卜克曰。然我正賴是人。是人至警幹而多智。但得錢無弗能。且其人以愛爾蘭而入美籍。固英仇也。曰。爾何以知其美人。卜克曰。其舌木強。有時卽我亦幾。

爲後文金字小冊作此影子

伏筆

酒亦餌耳嗜杯中物者聽之

爲醉生夢死人再進一警告以顯作者本意

此編大有鬼氣讀者將疑爲福爾摩斯之化裝乎

不辨其言。梅琳汝必欲行耶。少俟。彼必至矣。梅琳曰。是不能留矣。明日更來視汝。但望事成。則汝之名載在史冊。亦宜書以金字矣。噫。多凱酒。汝何從而得此言。時指壁上蛛塵滿積之酒瓶。其旁有兩玻杯。卜克笑曰。君亦欲飲一樽乎。梅琳曰。謝君。吾殊不能再留。然君何自得者。卜克曰。亞德孟爲美酒之賞鑒家。酷嗜此酒。吾謂若儕正如鷹隼。宜設一餌以牢籠之。吾實此。即以勞亞德孟耳。梅琳微笑。披其外衣出。遙指曰。此西向之燈光。乃哈微區乎。汝觀其燈火。映天市聲徹耳。融融似有真樂。不知一禮拜後。且有他種之火光競起矣。沿海一帶。亦將波濤橫生。然使齊柏林而得手者。吾恐天空中。亦且不得甯謐。言次。忽噤返顧曰。此爲何人。則隔室中露出燈光一點。燈邊有老嫗坐而織。且織且撫其椅畔之黑貓。

警世語

狀物逼真令人如見

小汽車乃伏筆

熄燈亦係伏筆凡用
使筆必以開筆出之
使人不覺方爲能事
若露線脚便落下乘

伏筆

卜克曰。此馬賽。吾傭也。頗忠於主人。故吾舉家盡行。獨留此媼。梅琳笑曰。此媼大可代表不列顛人。彼乃矇然不覺其身。昨有伏虎也。卜克晚安。明日見矣。遂自上其汽車。車動兩道燈光直破黑暗之夜色。而出炬如山。君之目。梅琳倚身車椅。仰首而思世界之大局。覺此空氣中似有戰神無數。一一向己。竊笑。故車轉北時。幾撞倒一小汽車。而梅琳殊無覺。

卜克佇視燈光漸遠。始返其身。則老媼已熄燈就寢。覺室中頓入沈寂。因念全家眷屬已入平安之境。獨留一己。處此魔窟。然不日亦當成行。心乃一慰。因將零星紙件盡舉以投爐火。并其餘灰亦復攪而焚之。更以緊要之物貯入手囊。則已聞汽車之聲。自遠而近。卜克頓現愉色。以囊鎖之鐵箱重出門外。立於石闌之次。則一

御者云云是明筆亦是伏筆

此人有鑲乃本書中之眼

酒姆恩克爾者美國之綽號也

鐵箱猶一鉛盒云云亦係特旨當局毋以鐵箱爲可恃也

小汽車已颯然戾止。有人一躍下。御者即袖手而坐。似稔知有多時之佇候者。卜克已呼曰。事如何。其人示以手中之黃色紙包。意得曰。但爲抄本。原主之意。固肯售其正本。然事太險。故吾甯求其副者。言時。則撫卜克之肩。狀至習狎。卜克坦然不動聲色。引客入。重鍵其門曰。入。今屋中僅我一人矣。實則抄本固較原本爲佳。蓋物主一旦失其原本。則必將密碼重復編改。吾事將徒勞。特此抄本。亦嘗校勘否耶。時亞德孟已入書室。卽就沙發坐。伸其長足。其人頗頎瘦。深目而高隼。頰下畧有鬚。年事可六十餘。其爲狀。竟類滑稽畫之中。酒姆恩克爾。唇際嚙以半截之雪茄。既坐。重取火柴。然之。目光流轉如電。曰。汝欲移家乎。旣而見屋隅之鐵箱。則曰。汝竟以文件藏此中乎。卜克曰。此何不能。曰。此鉛盒耳。但一小賊。即

此爲後文預本預先
之能聞此箱正卜克
目數之耳

戰禍之起德實操其
全權非參謀也

能開之卜克哂曰。汝勿藐視此箱。即授以鑰。吾恐貴國亦無人能啓之耳。亞德孟詫曰。有是哉。卜克曰。此鎖實有兩重機關。須字母與數字兩兩相合。始能啓之。否則雖有鎔金之電。亦無奈何。因指其銅球曰。球有二。一司字母。而其一則記數字者也。亞德孟曰。信如汝言。則機關亦甚巧。卜克曰。豈如汝言之劣。此爲我所手造。圖樣即製於四年以前。汝知我字母及數目爲何。曰。不知。曰。字爲八月。數爲一九一四也。亞德孟撫掌曰。異哉。汝何爲適用此數。豈已預知今年之必有戰事乎。卜克曰。吾但能逆料其年月耳。若我國中且有能確定其時日者。此何足奇。但今日事已得手。則吾此箱明日亦空。其中秘密當隨我以赴栢林矣。亞德孟曰。卜克。汝果行亦宜爲我謀一脫身之計。以吾度之一禮拜中。約翰先生（諺稱

揭出一筆爲後文張本

並焚忒而兩人矣

並焚忒而五人矣連舉五人而不覺其突此等敘法最爲輕便

英也。必且立其後足而跳。故吾甯往大西洋對岸袖手觀其活劇。不願在此虎口中也。卜克曰。但汝爲美人。當無礙。亞德孟曰。然則焚忒何以入獄。彼非美人乎。嗟乎。言及焚忒。吾乃不得不謂汝視屬下之人。殊不能推心而置腹也。卜克曰。何謂。亞德孟曰。吾儕受雇於汝。在義。汝宜保護。而乃不然。視汝同儕。一一入犴。曾不一動其容。焚忒無論矣。尙有極姆司卜克曰。其人太剛愎。愚而好自用。乃致自投羅網。咎固不在我也。亞德孟曰。然則震立克又如何。曰。其人癩耳。亞德孟曰。神經贅亂。容有之。癩則未必。彼日與偵探爲迷藏之戲。以性命相搏。又焉得不疲。且汝不知斯丹奴弟兄亦下獄矣。卜克猛然一驚。圓頰乃顯微紅。曰。斯丹奴如何。亞德孟曰。彼在苞芝馬被逮矣。所設之肆亦被抄沒。今但能保其性命者。

死狐悲亞德孟之
憤憤不平莫是血性
人宜乎卜克深信任
之

自入網羅一語足使
爲人謀者同聲一哭
今之戰艦大抵皆如
是者豈獨卜克爲然
然豈獨日耳曼人爲

已屬大幸而汝乃袖手視之一若秦越人之不相屬者吾唯有狐
兔之悲故欲早渡太西洋以出此險卜克平日至鎮定此時亦殊
不自甯曰若儕何以獲斯丹奴者此真絕大之失敗亞德孟曰汝
未知耳失敗尙不止此蓋吾亦險被逮卜克愕然曰此汝譌矣亞
德孟曰確也來時有偵探候於吾門昨夜歸篋笥且被翻檢非吾
機警事早償矣嗟乎吾儕同事六人今喪其五汝更失我者則汝
成爲無翅之鷹又如何能飛耶吾甚爲汝惜之卜克曰吾殊不解
此五人者何爲一一自入網羅噩耗之來乃乘迭而至亞德孟作
色曰卜克汝試言之此爲曷故汝視屬下之人一一落筭而不一
援其手汝試自思良心亦有所負疚否卜克遽慍曰亞德孟汝爲
何人乃敢以此責我亞德孟夷然曰此何不敢實言之汝日耳曼

作崇者即福爾摩斯
乃反使卜克激資伏
筆絕妙

澤若蕉語本莊子人
間世死者以國量乎
澤若蕉

人用人。乃如用狗。兔死而狗亦烹。唯恐留以噬己。卜克怒曰。汝謂
我賣若儕耶。亞德孟曰。吾亦非必謂汝。但其中必有一人作崇。汝
須澈清一查。究之。若我。則誓不再冒險矣。但求離此機阱。愈速愈
妙。言次。目光乃露狡獪。卜克忍其怒曰。亞德孟。吾儕相依。久如唇
齒。母在今夕大功告成之時。轉反唇以相譏。汝之功績。吾豈能忘。
汝欲渡大西洋者。即可與我同往栢林。或自賀蘭乘船。以往紐約。
任汝所至。吾必助汝以資。但欲行者。須早。若待吾德皇之鐵腕一
舉。則汝國中澤若蕉矣。亞德孟。吾言至此。汝意當滿。今可以密碼
授我。顧亞德孟仍挾其黃色紙包於肘。未肯遽釋。曰。卜克。但第二
語如何。卜克曰。何語。曰。尚有五百鎊也。以吾此書。亦購自他人。卜
克冷笑曰。汝乃不信我乎。今先付錢。而後交易如何。曰。先生。此乃

藍面之小冊即爲海軍密碼讀至下文定當失笑

亞德孟即福爾摩斯御者即華生用倒敘法點出於中國人眼光心理不甚投合此不可法

貿易之通例。卜克乃起就案。署支票。亞德孟即峙其後。卜克署已。以支票夾之指縫中。昂首顧亞德孟曰。此五百鎊也。惟汝既不信我。則我亦不汝信。須先一驗其物品之真偽。亞德孟殊不猶豫。即自其後。以紙包授之。上有繩繫之三匝。更去厚紙兩層。而書見矣。則爲藍面之小冊。上有金字。燦然奪目。署曰。養蜂之新法。卜克大詫曰。亞……亞字甫出。而口遽被掩。但覺有芳烈之哥羅芳棉。直抵其鼻。此時萬籟沈寂。不聞聲息。半分鐘間。此德國之大間諜。卜克已昏。不知人矣。

下卷

歇洛克福爾摩斯。傾其蛛塵。滿瓶之多。凱酒注於玻璃杯。曰。華生。且更盡一樽。吾儕久別重逢。咄嗟間。即建大勳。亦宜以此自勞也。維

榻上之人即卜克然
如何而至榻上未嘗
明寫亦不可法

凡點者皆發上文之
伏此等處皆見筆法
學者宜注意之

時大間諜卜克之書室中燈火燦明而適間汽車中睡之御人已一變而爲座上客矣。蓋御人非他卽華生也。華生乃舉其玻杯以向喬裝之亞德孟曰。福君酒佳哉。汝乃從何得之。福曰。貪杯者華生汝已盡三觥矣。然酒殊不惡。此榻上之朋友告我。酒實出于奧皇弟郎雪司御窖之中。三百年來之陳酒也。華生請汝開一短窗。哥羅芳氣味撲人足奪酒味。滋可憎也。福爾摩斯言時卽如法啓其鐵箱。箱中文件積如束筍。福爾摩斯一一審視。盡以置入手篋之中。此篋亦卜克物。備明日携以行者。豈知竟爲福爾摩斯用矣。時卜克酣臥榻上。巨繩周匝其身。牢縛如豕。福爾摩斯曰。華生。汝但飲酒不必汲汲。吾正有事須理。並請汝按鈴一召馬賽。此番事成。媼之功實居多也。馬賽汝來乎。吾當爲汝告好消息。時媼已

此書爲虛構者其
並無其事故必避實
就虛凡寫近事之小
說尤宜仿此

發上卷之伏而出語
太輕欠有聲色此是
仿筆不可法也

明日之報告云云看
似伏筆然至篇終不
能此語嫌其且三人
既同在此亦無需乎
明日之報告矣

展笑而進。見榻上之人。則曰死乎。福曰未也。且亦未嘗受傷。馬賽曰如是甚佳。以私論卜克之待遇我者亦殊優。昨日且勸我同赴栢林。福君思之。若果然者。不將與君計劃左乎。福微笑曰然。蓋得汝一日居此。吾人即可泰然無慮。然今夜則候汝信號久矣。媼曰吾以梅琳在此。乃不能留君遽入。福頷之曰。吾車轉角時曾與彼車相撞。華生使非汝駕車之術精者。吾車必無幸矣。馬賽其後則如何。馬賽曰後亦無他。吾直俟其去後。乃始熄燈。其時卜克猶向我門外過。以我爲睡而不知。此熄燈者。乃吾人之信號。亦其催命之符也。福爾摩斯徐徐伸其瘦指。微撫馬賽之肩曰。媼。汝任事良佳。今且安寢。明日旁午。再來克拉齊旅館。報告一切可矣。馬賽曰諾。彼今日凡發七信。接到九信。住址名姓。吾皆已錄出。供君盤查。

夥頭語本史記將其
多也今人口頭亦恆
有此天籟聲近于
嗚焉

哈微區艦上文

福曰。媼勞矣。今且退休。明日再見。媼退。福爾摩斯已將紙件一一入之手篋。笑曰。華生。汝視此篋。腹滿。乃類河豚。華生曰。夥頭。然吾恐此中內容。卜克已早報之。德國政府。汝縱將此取回。亦等於廢紙耳。福曰。廢紙固也。但吾人尚可據此以查。而知孰者爲洩漏。孰者爲未洩漏。其中正有一半。得自吾手。則皆別有作用。因笑曰。嗟乎。吾將見其巡洋之艦。一一入吾水雷陣中。彼時乃知亞德孟之嘉惠若儕。固非淺鮮也。言次忽止。舉杯以向華生曰。老友。今夜汝亦勞矣。吾儕闊別數年。不圖相見在此間。然汝面色殊不增老。華生笑曰。吾在哈微區接汝電報。令我駕汽車至苞洛待汝。吾此時之歡忭。直足減輕年齡二十。是焉得老。然汝老矣。領下且于思。幸予目銳。否則吾且不能識汝。而吾車且不載汝矣。福爾摩斯微將